



广场 生死观

病房笔记之十二

生死观：尸体缝合，当一个晚上的礼仪师

我们做的事情，比起医生，还更像礼仪师。但管他的呢？我快要下班了，今晚又吃了烧鸡，死者家属的心愿得到满足，我也得到了练手的机会。

Muk Lam | 2017-11-25



图：Alice Tse / 端传媒

烧鸡

我刚走进办公室，上司就对我说：“特意帮你点了烧鸡，过来吃啦。”

我兴奋地打开橱柜拿餐具：“多谢多谢！为什么知道我喜欢吃鸡？”

“那一次好像是陈医生跟我讲起，说Housemen（实习医生）上次食炸鸡食得好开心.....”

我恍然大悟地“喔～”了一声：“应该是叫KFC那次。”

上司懒洋洋地说：“以前这里可以叫寿司的，不过现在都不愿意送货啦，就剩下KFC同Pizza Hut可以点。”

我婉转地暗示道：“不过见这里的人好像很喜欢点Pizza Hut，KFC都只有那一次啦。”

“那PIZZA HUT变化多一点嘛，KFC就很单调啰。”上司忽然叹了口气，带点感伤：“鸡，全部都系鸡。”话锋一转，又道：“你看看自己一个人吃不吃得完这只鸡啦，记得食饱一点，一会出去要帮毛医生做事呀。”

暗示失败。不过他们以后再叫甚么外卖，也与我无关了。

这晚我On Call，才有幸被上司请吃晚饭。但是，说是说On Call，其实今晚工作到翌日凌晨就能准时走人，皆因实习医生定期转换部门，明天是其中一个一水之始，过了十二点，实习生就正式隶属另一部门了。上司特意为我加菜，也是因为这晚是我在这个部门的Last day。

我吃完四份一只烧鸡时，已是晚上九点。我的心情很好。距离下班时间还有三小时，今晚上司帮我加菜，众病房也识相地不怎么Call我，功课通通扔给MO（驻院医生）做，真是个美好的夜晚。不过表面功夫还是得做，我抱著这种心态缓步走，走向刚刚Call我说有病人吐血的病房。

吐血

我走近病人身边时，护士们已经在帮他插胃喉了，这就说明MO已经来过了。我扭头一望，MO果然正坐在电脑边。我走过去，问他：“Patient is with terminal cancer（末期癌症），下午的时候输了两包血。这样呕下去会不会出问题？要打一枝止呕针吗？”

他摇摇头：“他是呕血，打止呕针不会有用的。继续打胃药，and then keep him completely nil by mouth（禁止饮食）。”

我恍然大悟地“喔～”了一声：“那我停下他所有的口服药啦？”

“没所谓啦。”MO耸耸肩：“Actually, I don't think that he will survive tonight。”

虽然这是个美好的夜晚，不过人类还是会继续死去啊。这个念头真的很蠢，但当下它就是如此闪过了我的脑海，就如同我对著呕血的病人冲口而出说要给他止呕针一样。

我不晓得这个吐血的病人最终有没有活得过当晚，却很肯定他起码活过了凌晨，因为这个病房没有Call我回去“Cert人”（宣告病人死亡）。我当晚Certify的，是另一位病人。Cert人本身不是甚么难做的工作，死者家属一道问题却把我问倒了：“之前有医生说过会帮他缝合好肚子，现在是不是可以.....”

我和护士面面相觑。这个问题最终还是经电话抛了回MO。

MO没答可否，只说可以一试。

我穿好防护衣，戴上手套，跟随MO走进死者床边，然后伸手进白袍口袋，摸出皱巴巴的口罩戴上。MO望向死者巨大的腹部，以及覆于其上的Bogota Bag——当外科医生判断接受开腹手术的患者暂时不适宜被缝合腹腔时，便会将这个塑料袋覆于腹腔之上，做为病情容许医生为患者缝合腹腔之前的权宜之计——皱著眉问：“点解会搞成咁？”

续命？

“End stage renal failure patient, has been on peritoneal dialysis for a dozen of years, recurrent peritonitis, this time admitted for perforated small bowels.”（晚期

肾衰竭病人，长年接受腹膜透析／洗肾，有复发性腹膜炎，这次入院是因为肠道穿孔。）

“Life example on side effects of long term peritoneal dialysis.”（长期洗肾后遗症的实例。）

“He has been in end stage renal failure since the start of this century.（他从这个世纪开始就已经是肾衰竭晚期）起码西医让他可以多活十年吖。”

“而且死得更痛苦？”

“那十年入面起码.....”起码甚么？我一下子失语，忽然想起我并不认识这位病人，决定自己还是应该保持沉默。

MO没有深究我的沉默，只是轻手轻脚地掀开Bogota Bag。其下暗红色的肠脏裸露出来，表面抹著一层棕色的泥状物质，我猜是粪便。我双手掩上口罩下的鼻孔，MO低声道：“Please, don't go into vasovagal syncope...（麻烦你不要昏倒.....）”其实我并不是害怕，也不是厌恶。平心而论，死人腹腔的味道甚至不算臭。与新鲜粪便浓郁的刺鼻气味、或是活人的肉被Diathermy（电疗）灸烧时焦甜的浓味相比，死亡的内脏的气味算得上平和，只是腐败的霉味，一种挟带著悬浮粒子的质感，黏滞地钻入鼻孔。我还是情愿嗅著塑胶的气味。

死者的腹腔裂口形状像橄榄球，两端尖尖，中间被胀起的小肠撑开，足有一掌之阔。MO以直觉伸出手去拉拨那截小肠，拽了几下发现扯不动，耸耸肩道：“It's his. We cannot take it away.”

密密缝

缝伤口和缝袜子的原理一样，从裂口两端裂痕最细的地方开始缝针，慢慢缩窄创口，是最省力的缝补方式。我们打开好多包尺寸最大的勾针，MO从下腹开始，一针刺进去脂肪底层，穿出，从对面的肚皮底刺入，自另一边裂口的皮肤处拉出，把针放到不会碰到自己的安全地方，再把手安置在死者肚皮上，将连在针屁股后头的丝线贴紧皮肤打个Hand Knot（结），双手各执一端，用力扯紧，啪！线断了。

MO无奈地说：“你帮我把他的肚皮拼起来，小心不要Needle Stick（被针刺伤）。”我喔了一声便两手各自放上一边肚皮，使力将两边肚皮拼在一起。这回一针成功，两边肚皮被蓝色的线紧紧地栓在一起。那时我忽然想起剖腹产手术，医生一刀浅浅横切下准妈妈的肚皮，然后和实习医生每人各扯一边肚皮，合力将裂口拉阔拉大，阔至足以让宝宝可以被拉出来为止。我觉得两件事很相像，又觉得一切都颠倒过来，一时之间有点混乱。

等到MO缝在上腹那一针也成功时，我已习惯死亡的气味，跃跃欲试地发问：“下一针可以让我来吗？”不知道是不是医疗行业做得久了，多多少少都会有这种心态：一开始帮病人抽血时内心想的往往是怕他们痛，后来注意力的重心就从病人变成血管了，试炼自己挑选静脉的眼光，入针的准绳度，在治愈病人之余也多了份自我挑战或是磨练技艺的好胜心。这大概是能被原谅的吧，毕竟我的关心不比一颗Panadol能镇痛，而不管我对这位（我并不认识的）病人的逝世表达出多大的悲痛，实际上，也毫无意义。

MO点点头，将器具递给我。我从MO于上腹部刚缝好那一针旁开始。下针不难，难的是将针拉出肚皮底层；我的针不断刺入小肠，只好进进退退，最终成功将针头顺著腹腔与小肠外壁间狭窄的空间拉出。所幸在死人身上试针，刺再多针也不会涌血，他也不会喊痛。

出针也不难。打结时我尽量紧贴著肚皮打，成品却还是松垮垮的，露出一小扇肠子，我很不满意，MO倒是说：“可以了。”我坚持要在旁补针，再打结时用力过猛，线又啪一声断了。MO示意我把器具递回给他，亲手示范一次：“这样，打完结将两条线扯去同一边，这样就不会松开啰。”

我恍然大悟地“喔～”了一声：“难怪刚才那么松啦，我打结打到中间去了！”

一开始我们还以为那么巨大的腹腔裂口不可能完全闭合，不过在以人手紧推两边肚皮（后来还得把肠子推进肚子深处）的辅助下一针针缝下去，最终居然也缝得严丝合缝。（过程中MO不动声色地剪掉我打的那个松垮垮的结）打下最后一个结后，死者下腹部最低处的裂口“噗突”一声流出一摊血水，意味整宗工程大功告成（因为腹腔完全密闭后内部压力升高，将血水迫出腔外。）简直是艺术品！Masterpiece！我望著尸体自我陶醉时，MO精益求精地说：“有三个洞喎，把它缝起来啦。”

礼仪师

“那三个洞不是特别明显啊，如果用针缝起来才更明显吧。”

抗议无效，MO在电光石火间已用打结的方式解决掉两个小洞，我马上放下个人意见，提出要缝最后一个洞。当然结果又是缝不好。MO再度开释：“这样，你要交叉手.....”于是试第二次就成功了。

我想这就是结束了吧。这真是个奇妙的夜晚，我当了三个月外科实习医生，不曾进过一次手术室，往后大概也不会再以工作人员的身份进手术室，偏偏是在最后一晚做了些缝合工作。说到底这种缝合本质上倒也与医疗关联不大，在活人身上皮肉必须分得清楚，无菌区域必须界限分明，这种大刀阔斧急就章的缝合方式绝不可能派上用场。我们做的事情，比起医生，还更像礼仪师。但管他的呢？我快要下班了，今晚又吃了烧鸡，死者家属的心愿得到满足，我得到了练手的机会，唯一辛苦的是MO，一件本来可以快速完成的工作硬被我拖成教学时间，前面还有那么多本该是Housemen做的功课正在等著他。啊，还有死者——但我并不认识他，无法猜测他的想法。总之，大概，虽然死了人，但这仍算是个美好的夜晚吧。

MO望向像个被缝好的布娃娃般的尸体，懒洋洋地说：“说不定过一会就爆开啰。”

“又讲这些！”我吃惊地说，又问：“那接著我们做什么？”

“唔。”MO脱下手套：“我们走喏。”

（病房笔记之十二）

生死观

如果你喜歡
就分享給更多人吧



热门头条

1. 103万港人上街反对《逃犯条例》修订，创回归后历史新高
2. 反《逃犯条例》修订市民占领金钟多条主要道路 警方发射逾150催泪弹清场
3. 【616遊行全紀錄】周一早晨示威者商议后转往添马公园集结，金钟夏慤道重新开放
4. 从哽咽到谴责，林郑月娥一天之中的两场讲话
5. 李立峰：逃犯条例修订，民意到底站在谁的一边？
6. 零工会神话的“破灭”：从华航到长荣，台湾航空业何以一再走向罢工
7. 读者来函：望当局能知《逃犯条例》进退——一个台湾法律人的观点
8. 盾牌、警棍、催泪弹，19岁少年在612现场
9. 联署风暴、素人街站、组队游行，他们为何在沉默中爆发？
10. 韩粉的告白：坚决“非韩不投”，即使他确实有点草包

编辑推荐

1. 英国已经陷入一场宪政危机，而下一任首相只会让情况更糟
2. 猝死的前总统，短命的穆兄会之春，迷走于权力困局的埃及
3. 白信：科技苦力主义的崛起与新冷战的现实
4. 孔杰荣：香港“暂缓”修订逃犯条例，无法改变中国刑事司法丑陋现实
5. 叶健民：香港人小胜一场，但未来挑战更艰难
6. 催泪弹进化史：全球警权军事化背后，谁是数钱的大赢家？
7. 橡胶子弹、催泪弹和胡椒球，他们在612经历的警察武器
8. 林家兴：韩流涌入，“菁英蓝”vs“草根蓝”鸿沟愈来愈深

9. 叶荫聪：由反抗绝望到育养香港

10. 互联网裁员潮，泡沫破碎与转型阵痛

延伸阅读

生死观：“爸爸妈妈，如果你们放弃我了，我也不会讨厌你们”

有时候，我看家人心疼地照顾我，带给我许多温暖和情意；有时，则感觉到家人对于我的存在很无奈，甚至带点怨气和敌意，让他们牺牲、操劳与被牵绊。长期处在这样的环境中，我渴望被放逐，却又害怕被放弃。

生死观：离开病榻之前，那些男孩教我的事

谁不希望自己最低潮、最困难的时候，对方可以多陪伴和关心？可是那一条付出的界线在哪里呢？我多希望以前课本有教，何时要厮守、何时要放手，才是社会上的道德共识？

生死观：她离开了，带著我们的一无所知

我以为这是一个可以被治愈的病例。明明我们如此努力，找出最隐秘的线索，拼出那么自治的理论，最终却发现我们原来对她一无所知。

生死观：陪产团与我——生产，一场温柔的盛宴

我吃了早餐、喝了咖啡，充气泳池有舒服的温水。有人照顾睡醒的孩子，持续好几个小时都有人轮流握紧我的手，在我汗流浹背时为我擦汗递水，连大宝都拿了几个心爱的玩具在我边陪伴著，观看胎儿娩出的过程，最后，我们一起进行胎盘拓印。

生死观：我目睹一个香港老江湖的无缘死

“我一生人好像做了几代人，人生太复杂，现在我什么都不怕了。”外号“老三”，年轻时打打杀杀，两段婚姻，四个儿女；最后送他走的，是我、摄影师和社工。

生死观：女儿婚礼的那一天，在强心针下停顿的心脏

他们每天都在一点点地失去，延长这个过程，并不会使任何人会得益。既然失去是既定事实，就不必苦苦挽留。

生死观：躺床15载，他的最大幸运

痛苦如此切身，我不可能用那种康德式的、密尔式的纯粹理性效益去做出道德判断，我只能回答，生命是痛苦的。

生死观：儿科病房里，谁来给我讲故事？

小孩子一句话，让坐在电脑前边抄病历边偷听的医科学生恍神，忘记湿疹的药方、血钾的浓度或是酒精的气味，在阳光与午膳倦怠中沉入电影开场前的黑暗。

生死观：润唇膏小女孩，存储着我们的陌生爱准备过冬

一个人会在父母爱的余热下逐渐适应世界的冷漠，不过这群孩子没有这种安全气囊，硬着陆下往往粉身碎骨。
这个世界对她的温柔又能持续多久？